



金元辞赋研究评注

武怀军 著

金元辞赋研究评注

武怀军 著

I207.224

W955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元辞赋研究评注 / 武怀军 著 .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 2006.4

(新纪元文丛)

ISBN 7-80080-488-7

I . 金 ...

II . 武 ...

III . 中国古代文学—辞赋—研究

IV .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924 号

责任编辑 都 锋

装帧设计 李 岩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5 2 插页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80-488-7

定 价 28.00 元

序 言

怀军跟我研读辞赋凡六年，即从读硕士起，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所以我对他有较深的了解。怀军出生在陇东黄土高原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上学、尤其上大学极不容易，所以他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一向发愤读书，刻苦自励，成绩优秀。

怀军天资聪颖，涉猎广泛，基础扎实，下笔快捷，颇富文采。有一次，我拟写一篇汉赋文学精神，让怀军执笔，他仅用个把月，即完成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草稿，把我对汉赋的基本看法都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且条理分明，文词畅达，自成一体，甚合我意。我很高兴自己的学生有如此非同一般的理解力、概括力和表现力。我自忖，具有如此良好的学术基础，日后在科研上，自然会有所创获。

怀军的博士论文题为《金元辞赋研究》，这是对中国辞赋研究整体计划的一个部分。我希望自己的博士生毕业论文选题从先秦两汉阶段做起，每人做一段，一直做到明清。这样循序前进，前后衔接，便于相互引证，相互发明，从而有利于把问题探讨得更系统、更深入，更富有规律性。我心想，有朝一日，我们再加适当统一修正补充，即可成为一部较充实有特色的中国辞赋史，自信比由某个人包揽完成全篇，将会更充实更富有特色！

由于金元辞赋当时还少有人涉猎，很多资料都得从头做起，而我又一向要求自己的学生首先要阅读原著，写出阅读心得，弄清楚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所以怀军首先就做金元辞赋的评注工作。他对此工作做得很到位，二十多万字的金元辞赋评注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前已出版，这就为其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比

较坚实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怀军论文的主要论点，大都是从阅读评注作品中获得的，因而是生动的、鲜活的、坚实可靠的。答辩委员会也因而对其论文作了充分的肯定。

金元时期的辞赋，是中国辞赋史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发展环节。辞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至金元时期已少有变化，但它却打上金元时期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融合的烙印，所以，此时的辞赋研究，既是文学研究，也是文化研究，要把文学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研究，这就使问题变得比较复杂。而元代时期又有了比较系统的辞赋理论专著出现，所以辞赋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个重点。在这几个方面，怀军都给予充分关注，并做得很很有特色。¹

怀军博士毕业已过五个年头，他又沉下心来，审视自己的原作，并作了认真的修订和扩充，又将其金元辞赋评注合在一起，交出版社出版，使人更容易看清怀军的治学精神和轨迹，我以为很有意义，故为做序。

范修祖宋令然自，王仲林苏武日，故基朱龚克昌改歌青

和超翰国中诗殊多变，《金元辞赋评注》的2006年4月于山大
类从豫封文金业卑生士耕耕正自圣奇处。食那个一拍以长歌整流
了，其首章的朴立。素即便如直一，上一端入草，殊然之有以斯于
之此界行清歌固不无其事，但其正脉，附俗玉醉子云，辞游好
一端是其歌吾以大口一喉音，想其真，却有其首富夏，人承尾，故
其声出以歌目，其歌之风中得其精神矣。其歌一夕如雨夜，其声之高

（范修祖宋令然自，王仲林苏武日，故基朱龚克昌改歌青
和超翰国中诗殊多变，故其首章的朴立。素即便如直一，上一端入草，殊然之有以斯于
之此界行清歌固不无其事，但其正脉，附俗玉醉子云，辞游好
一端是其歌吾以大口一喉音，想其真，却有其首富夏，人承尾，故
其声出以歌目，其歌之风中得其精神矣。其歌一夕如雨夜，其声之高

序言	龚克昌
----	-----

上编 金元辞赋研究

概论	(3)
一、金代辞赋概论	(3)
(一)金代科举取士与辞赋创作	(4)
(二)金代辞赋发展的前期与后期	(5)
二、元代辞赋概论	(8)
(一)元代科举制度与辞赋创作	(9)
(二)复古主义	(10)
(三)元代辞赋创作中的几个分野	(12)
(四)俗文学与雅文学的分水岭	(17)
(五)义理与哲理	(19)
(六)社会批判	(22)
(七)元代其他赋家的创作	(23)
第一章 赵秉文对宋赋的继承及其对金代赋风的影响	(26)
一、赵秉文赋作的议论与哲理	(27)
二、赵秉文对金代赋风的扭转	(32)
第二章 元好问辞赋原论	(36)
(一)元好问早年的教育对其辞赋创作的影响	(36)

二、元好问辞赋创作的概况	(39)
三、元好问赋作的美学特征	(43)
第三章 耶律铸的辞赋创作与元初的三教思想	(46)
一、耶律铸辞赋作品概况	(47)
二、五十岁以前的儒家赋心	(48)
三、五十岁以后释道二家的智慧	(50)
四、耶律铸赋作中三教思想的根源	(54)
五、佛道思想对耶律铸辞赋艺术的影响	(59)
第四章 郝经的文学思想与辞赋创作	(62)
一、郝氏的家学渊源与郝经的文道一体论	(62)
二、讲求实用的文章观	(65)
三、重视作家修养的“内游说”	(66)
四、以“高古”为主的兼容并蓄的美学态度	(67)
五、以法从理的文法论	(69)
六、文道一体的辞赋创作实践	(69)
七、文无定法的辞赋创作方法	(71)
八、郝经赋作的感情特征	(74)
第五章 元代赋坛三王比较研究	(77)
一、三王生活时代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	(77)
二、辞赋作品的政治性	(81)
三、赋家精神内涵的转变	(85)
四、三王赋论及赋风	(90)
第六章 徘徊于宋元之间的赋心	
——刘因与赵孟頫赋作简论	(94)
一、关于刘因《渡江赋》的争议	(94)

目 录

二、对《渡江赋》的定性	(99)
三、内外交困、内心焦虑的赵孟頫	(100)
四、赵孟頫的内心焦虑与其辞赋创作	(102)
第七章 戴表元、袁桷与元代的斋堂亭阁赋	(107)
一、作品体制与写作手法	(108)
二、士大夫的隐逸情怀	(110)
三、思辨与哲理	(115)
四、辞赋观	(118)
第八章 刘壎的赋论与辞赋创作	(123)
一、以古鉴今的颇具现实意义的辞赋批评方法	(124)
二、“风骨”与“义理”并重的理想赋格	(126)
三、力主新创的辞赋观	(128)
四、刘壎的辞赋创作	(129)
第九章 祝尧《古赋辨体》的赋论	(134)
一、辞赋的起源问题	(134)
二、情、辞、理兼具的“丽则”标准	(137)
三、意味与趣味说	(141)
四、赋与非赋之辨	(144)
五、各时代优劣论	(149)
第十章 杨维桢赋论	(155)
一、“丽则”的复古理论的倡导	(155)
二、“丽”的批评标准与辞赋创作实践	(156)
三、“则”的批评标准与辞赋创作实践	(161)
四、生长于复古主义之上的社会批判	(166)

结论	(169)
外二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读元好问《秋望赋》	(172)
《全元文》辞赋作品校读	(178)
一、校本和校订问题	(178)
二、标点问题	(182)
三、辞赋作品的甄别及其他	(186)
主要参考文献	(188)

下编 金元辞赋作品评注

王寂《岩蔓聚奇赋》	(193)
赵秉文《海青赋》	(199)
《游西园赋》	(205)
《从台赋》	(207)
李俊民《醉梨赋》	(216)
《驯鹿赋》	(222)
元好问《秋望赋》	(225)
《新斋赋》(并序)	(231)
《行斋赋》(并序)	(235)
耶律铸《天香台赋》	(241)
《四痴子赋》	(254)
郝经《怒雨赋》	(263)

目 录

《冠军楼赋》(并序)	(268)
《幽憩赋》(并序)	(276)
《秋风赋》(并序)	(297)
王 恽《吊廉将军墓赋》	(308)
方 回《石峡书院赋》	(316)
姚 燧《乌木杖赋》(并序)	(326)
刘敏中《腊粥赋》	(333)
戴表元《观渔赋》	(340)
《蝇虎赋》	(343)
王 旭《长生殿赋》	(347)
《古剑赋》	(351)
刘 因《渡江赋》	(355)
《苦寒赋》	(369)
赵孟頫《纨扇赋》	(376)
《修竹赋》	(379)
《赤兔鹘赋》(并序)	(382)
袁 榆《导游赋》(并序)	(384)
刘 诜《兰亭赋》(并序)	(389)
张养浩《白云楼赋》	(397)
虞 集《别知赋》	(402)
马祖常《伤己赋》	(406)
吴 莱《狙赋》	(410)
胡 助《小赤壁赋》(并序)	(418)
卢 琦《驱睡魔赋》	(423)
杨维桢《些马赋》	(429)
《骂虱赋》(并序)	(433)
《乞巧赋》	(437)

上 编

金元辞赋研究

卷之三

卷之三

卓绝了，时至今日读起来仍觉其真切”。为出“不以繁博为尚，尽得于简，不以深奥为奇，尽得于浅”的“清秀本真”。其中得文漫山遍野，连四方也，无不漫舞。清秀本真，决无藻饰，直入宋玉而环无华，不以辞藻，空洞皆擅此南，胸家大手一挥之即妙，骚逸用事也。故有“不以繁杂为文，而得其真”之赞誉。天籁不假雕琢，自然。

金元两代辞赋，一直较少有人研究，尤其缺少全面系统的深入探讨。这篇论文主要是以作家为线索进行研究，期望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对金元两代赋坛的概况与辞赋的发展脉络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

一、金代辞赋概论

女真族建立起来的金王朝是一个文化较发达的国家。其衣冠礼乐制度大部分都是依仿宋制而建立的。刘祁《辨亡》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观金之始取天下，虽出于边方，过于后魏、后唐、石晋、辽，然其所以不能长久者，根本不立也。当其取辽时，诚与后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故征索图书、车服，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又能用辽宋人材，如韩企先、刘彦宗、韩昉辈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废置，政令如前朝，虽家法边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书生。……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即大位早世。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

郝经《删注刑统赋序》也说：“宋真尚书德秀云：‘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经尝以是为不刊之论。盖金有天下，席辽宋之盛，用夏变夷，拥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振，政亦内修，立国安疆，徙都定鼎。至大定间，南北盟誓既定，好聘往来，甲兵不试，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在这种昌盛的文化氛围下，辞赋的创作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 金代科举取士与辞赋创作

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金源氏崛起东海，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材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百余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金代于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开始设科取士。金代科举科目开始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五种，后来又设立女真进士、策论进士和制举宏词三种。其间虽有变动，但词赋之目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在各科目之中，大抵词赋最为重要，经义次之，策论又次之。词赋的题目，据李世弼《金登科记序》记载：“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正隆元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仍与本传；此词赋之大略也。”可见这种辞赋是将儒家的经典与辞赋这种体裁糅合起来的一种东西。辞赋取士制度为读书人打开了利禄之途的大门，所以一时人们竞相奔走于科举之门。而辞赋的创作也因之大盛，据《金史》记载，金代擅长辞赋创作的人很多，除蔡珪、党怀英、王庭筠、周昂等人所作的辞赋已亡佚外，还有很多人作有辞赋或擅长作赋，如童子刘住儿年十一岁，能诗赋，“上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①“熙宗猎于海岛，三日之间，亲射五

^① 《金史·选举志》

虎获之。(完颜)勣献《东狩射虎赋》;^①高衍“自少有能赋声，同舍生欲试其才，使一日赋十题戏之，衍执笔怡然，未暮十赋皆就，彬彬然有可观”;^②徒单镒“献《汉光武中兴赋》，世宗大悦曰：‘不设此科，安得此人。’”^③王渥“少游太学，长于词赋”;^④马肩龙“在太学有赋声”;^⑤郑子聃“及冠有能赋声”;刘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李纯甫“作《矮柏赋》，以诸葛亮、王景略自期”;宋九嘉“少游太学，有能赋声”;王元节“传其赋学”。^⑥还有收入《金文最》的丁暉仁《释迦成道赋》、杨宏道《宣知赋》、刘文蔚《平野亭赋》、祝简《国马赋》等。但是这些赋作的质量并不高，现在很少有流传下来的。所以当时辞赋创作的繁荣实际上呈现一种畸形的态势。元好问《郝先生墓铭》：“今人学词赋，以速售为功，六经百氏，分裂补缀，外或篇题句读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为庸人。况一败涂地者乎。又曰读书不为文艺，选官不为利养，唯知义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贪墨，皆苦于饥冻不能自坚者耳。”也就是说辞赋本身作为一种应试工具，已经丧失了它应有的艺术水准，而完全沦为一种根据需要进行拼合杂凑的东西。这种现象造成了金代辞赋创作的怪圈，即一方面作者作品众多，但另一方面，有艺术水准的能流传下来的却不到十之一二。

(二) 金代辞赋发展的前期与后期

金代赋坛的真正繁荣差不多是在金王室南渡前后，是在赵秉文、杨云翼等文坛领袖的提顿下才出现一些转机的。赵秉文的赋

① 《金史·始祖以下诸子传》

② 《金史·高衍传》

③ 《金史·徒单镒传》

④ 《金史·王渥传》

⑤ 《金史·忠义传》

⑥ 《金史·文艺传》

作在金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不仅继承了宋赋尚理的特点，而且为扭转赋坛的不良风气做了极大的努力。在他以后，元好问则蔚为大家，他的创作代表着金代后期赋坛的最高成就，而且成为金元辞赋的交汇点。除赵、元二人外，金代赋坛值得一提的还有前期的王寂、后期的王若虚和李俊民。

南渡前的作者有成就的只有王寂一人。王寂（公元1127左右—1193左右），字元老，蓟州玉田（今河北省玉田县）人。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进士及第，历任太原祁县令、通州刺史、中都副留守等职，官终中都路转运使。其诗境界“清刻镵露，有戛戛独造之风”。^①其文流畅清劲，议论深刻。其赋作以《岩蔓聚奇赋》为代表，文笔矫健有神。《岩蔓聚奇赋》当作于王寂晚年。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大定）二十六年八月，河决卫州堤，坏其城。上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监王汝嘉驰传措划备御。而寂视被灾之民不为拯救，乃专集网鱼取官物为事，民甚怨嫉。上闻而恶之。既而，河势泛滥至大名。上于是遣户部尚书刘玮往行工部事，从宜规划，黜寂为蔡州防御使。”综合其他文献，王寂这次被黜，主要是受“用心不正”、“收恩避怨”^②的刘玮构陷，所以他深感郁闷蒙冤，正如他所感叹的：“嗟当途之见嫉，投绝徼以可怜”，“群言交构，挤臣于不测之渊”，^③他在蔡州任上所作的《丁未肆眚》诗也表露了同样的心情：“平生自信不谋伸，媒孽那知巧乱真。暗有鬼神应可鉴，远投魑魅若为邻。九天汉诏与更始，万里湘累得自新。天地生成知莫报，一杯何日对封人。”此赋正是这种悲愤心情的写照。赋作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着力刻画世用尤贍的“岩藤”以及其高节不为世知而流落市井的悲凉之意，隐含着作者的身世之悲；赋作后半部分转而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拙轩集》

② 《金史·刘玮传》

③ 《拙轩集·梦赐带笏上表称谢，览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补其遗忘云》

叙述老人赏音及摆脱身世束缚、远离功名机陷的人生态度，这实际上也是作者从自身的遭遇中总结出来的处世准则。此赋风格前后截然不同，前半部分如其诗一样有“清刻”“独造”之风，而后半部分则自然淡远、风神灵妙，有北宋赋风沾润的痕迹。全赋笔力雄健，“直继北宋诸贤”。^①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金承安二年（1197）经义进士，历官左司谏，转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金亡后一直微服隐居而终。他现存赋作有《揖翠轩赋》和《瑞竹赋》两篇。这两篇赋散文化倾向都比较明显，如《揖翠轩赋》：“而吾此君宛然自若，独立而能神。盖其稟于内者足恃，是以凌乎外者无所挫。自世所难得之物，而非夫漫生杂出暂荣俄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则又可因之而得其为人。意其劲挺坚固，卓乎不群，举世皆怯而我独勇，人既屈而我独伸。浊秽有所不能污，险难有所不能乱。本然之气无适而不存也。然公不独爱其色，诚取其质。不独玩之于目，诚体之于其身。若夫披风筛月，含烟卧雨，千态万状，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陈。”赋作的意味不是很浓，倒很象是赋作的序文。这种倾向虽然纠正了科举辞赋的弊病，但是有点矫枉过正，辞赋本身固有艺术特点因而也被淡化了。

李俊民，生卒年不详，字用章，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以经义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弃官不仕，教授乡里。金南渡以后，隐居于嵩山，后来迁至怀州（今河南沁县），不久又隐居于西山，自号鹤鸣道人。元世祖以安车召见，仍乞还山。死后赐谥庄靖先生。俊民诗作多有感伤乱离、缅怀故国之言，风格清新奇崛，散文风格冲淡平和。其赋作内容似不关时事，但有些作品仍折射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者个人的心态。其赋作中的精品风格刚劲峻洁，富有艺术价值。《醉梨赋》仿照欧阳修《秋

^① 阮元《金文最序》

章二十二《金文最序》于李